

迷途的风景

微观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艺研究

杨汤琛
| 著

Mi Tu De Feng Jing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迷途的风景

微观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艺研究

Mi Tu De Feng Jing



杨汤琛
著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途的风景:微观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艺研究/杨汤琛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218 - 11942 - 7

I. ①迷…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1829 号

Mitu De Fengjing

迷途的风景:

微观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艺研究 杨汤琛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古海阳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排 版: 科新电脑技术服务中心

责任技编: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5 插 页: 1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自序

人到中年，对时间与自身都似乎该有一种领悟、一份总结。仿佛漫天尘埃该在这个时段以不惑的方式落定一处，仿佛这个年纪就该离开望远的高楼而听雨客舟，江阔云低。然而，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时间的迷途中彷徨，譬如我，一路跌跌撞撞行至这中年，回顾所来处，苍茫横翠微，前路是茫然奔走，未来也似乎仍在云烟深处，这份来自人生幽暗处的彷徨仍逃不掉《神曲》开篇的感叹：“人生旅行至中途，我发现自己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因为正确的道路早已晦涩难明。”

从来，我就不是一个活得清晰的人。少年时，懵懂轻狂，误以为良辰美景都花团锦簇地在远方等着，就算将时光轻掷，也毫不自省；青年时，时刻盼望脱离这庸常人生，期待奇迹的降临，而奇迹该是什么，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现实生活里，无论择业还是作文，多凭一时兴趣、一时感动，固然随性自然，却并无建树，只是拉拉杂杂，留下了这些并不连贯、东鳞西爪的文字，只好敝帚自珍、拾掇成集，作为对已逝青春的纪念。

所以，这本集子是我过去学术生涯的某些历史片段，它们以碎片的方式记录了我的获得与失去、迷恋与厌倦，乃至无聊与束缚，它属于我过去的时间，同时也存在于现在与未来，它可能只是我的

一个假象，也可能暴露了我不为人所知的某部分真实，然而无论如何，“过去可能存在与已经存在的/都指向一个始终存在的终点/足音在记忆中回响……”（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杨汤琛

2017年7月

第一辑 诗的呼吸

- 003 _ 从时间的方向看
——论第三代诗歌的时间诗学
- 021 _ 黄礼孩诗歌论
- 039 _ 整合与超越
——评张桃洲《声音的意味：20 世纪新诗格律探索》
- 053 _ 从自我出发的吟唱
——东荡子诗歌论
- 065 _ 让诗歌自由呼吸
——评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英娜·丽斯年斯卡娅
《孤独的馈赠》
- 078 _ 点亮风景暗物质的电光石火
——小评冯娜《无数灯火选中的夜》
- 081 _ 趋光的书写
——世宾诗歌论
- 094 _ 及物的抒情
——游子衿诗歌短论
- 096 _ 自由的一种方式
——浪子诗歌小论

第二辑 文似看山

- 101 _ 晚清域外游记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嬗变
- 126 _ 神话重述中的现代叩问
——评苏童《碧奴》
- 134 _ 知识分子的逃逸和归附
——兼《黄金时代》的语言符号学分析
- 144 _ 岭南“打工散文”论
- 153 _ “新媒体散文”论
- 167 _ 西西弗的徒劳与反抗
——鲁迅《复仇》以及周边文本的再解读
- 179 _ 安徒生童话中的悖论式书写
- 190 _ 入世的智者 逍遥的慧心
——李清明散文论
- 198 _ 所有孤独敏感的灵魂
——史铁生散文小感
- 200 _ 听雨歌楼，听雨客舟
——《追寻天台》小评

第三辑 光影絮语

- 205 _ 他者镜像下被规训的越南女性
——男权话语建构下的越南影片《青木瓜之味》
- 216 _ “花样美男”开启花样年华
- 221 _ 时代的一次忧伤转身
——电影《孔雀》小评
- 224 _ 招子庸：出入于文人画之间
- 228 _ 晚清的词与物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命名嬗变考察
- 247 _ 被复制的山水
——晚清域外游记的异国风物书写
- 254 _ 文化错位下的书写
——晚清首部域外游记《西海纪游草》分析
- 267 _ 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
- 282 _ 错位下的日本想象
——甲午前后晚清士人的日本游记研究

第一辑

诗的呼吸

SHI DE HU XI



(俄罗斯) 伊·伊·希什金 《橡树》 1891年

从时间的方向看

——论第三代诗歌的时间诗学

时间始终是人无法逃匿的存在，也是抵达人类真相的根本途径，博尔赫斯曾言：“假若我们知道什么是时间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由时间做成的。造成我们的物质就是时间。”^① 时间造就我们，同样也造就诗歌，“时间和律度可以说是诗中最基本的成分”^②。作为诗歌最隐秘又最坚实的部分，时间是个体生命与外在世界不同关系的隐秘表露，是诗歌变形的根本性力量之一，它会从根部影响乃至颠覆诗歌的意识形态与外部形式；因此，如果从时间的方向看，或许能更清晰地看见诗歌嬗变的内在动力，能在诗歌与时间的关联语境中，揭示诗歌的本质特性及其深层结构。第三代诗歌作为对朦胧诗的一个反动，它在诗歌史的研究中，多以一种断裂的面目而存在，这种断裂，固然有着语言的、修辞的全面反动，然而，如陈超所警惕：“仅从修辞效果和诗的结构上把握第三代诗是很危险的。……所以我想要考察第三代诗文本的固有意义，一个理论基点或前提是这些诗人的生命方式以及支配着这种方

① 博尔赫斯著，倪华迪译：《前言》，《作家们的作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版。

② 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257 页。

式对生存实在的理解。”^①显然，于更深层面，我们应该将第三代诗人的断裂性书写归因于生命方式与生存实在的根本性转变，而这一转变却离不开“造就我们”（博尔赫斯言）的时间。我更愿意指出，是作为生命存在方式的时间体验模式的转变促使了第三代诗歌的内在转向，正是从第三代诗人始，线性的现代时间体验兀然陷落，诗人击破了历史时间的幻象，回到了个体存在的时间之流，开启了中国新诗新一轮的时间体验模式，发展出异质的时间诗学，并由内即外地改变了诗歌的固有形态；从这个意义而言，从时间的维度来谈论第三代诗歌，或者更能清晰地把握其诗作的部分真相。

一、失去了“未来”的此时此刻

要判断一代诗歌的基本形态，寻找常用词是抵达真相的捷径之一，波德莱尔指出：“要看透一个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搜寻那些最常出现的词。这样的词会透露出是什么让他心驰神往。”^②在第三代诗人之前的共和国新诗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认其常用词是“未来”，不管是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还是朦胧诗的发轫之作《相信未来》，抑或具有宣言性质的《回答》，“未来”是共和国诗作中不断闪耀并具有终极意义的词语，它让几代诗人对之心驰神往。诗人站在岁月的废墟里瞭望未来，拭亮了理想的锈迹，由此奠定了对于时间的领悟：

^① 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

^② 转引自胡戈·弗里德里希著，李双志译：《现代诗歌的结构》，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
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食指《相信未
来》）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
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
答》）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
天（舒婷《这也是一切》）

可以说，对未来的吟咏与信任使得诗人们即使面对冰天雪地、枯藤落叶，也坚信时间的巨轮必然会推翻这颓废的一切，经历长途跋涉与艰难岁月之后，人们面前将出现一个闪闪发光的新世界；食指、北岛们于伤悼、不满、愤激之后，更有着对于未来时间的坚信与憧憬，他们于灰色、冰冷的当下悬置了一个温暖、美好的未来，如同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光线，未来以恒久的方式安慰当下的人们，诗歌由此成为遥远未来的一个现实回声。显然，共和国第一代、第二代诗人对于时间始终抱有一种先在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相信未来，对未来进行美化想象的思维模式，离不开现代性装置的普遍笼罩。汪晖指出：“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①对于经过进化论洗礼的中国诗人而言，时间始终是连续的、进化的，是通往最优未来的一个连续体，如柯林伍德所言，“进化论这时就可以用来作为包括历史的进步和自然的进步两者都在内的一个普遍的术语了”^②。

① 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 柯林伍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7页。

而到了第三代诗人这里，这种连续向前的时间体验突然陷落了，它的表征便是片段经验的大量浮现，“未来”以及跟未来相关的词语销声匿迹；在第三代诗歌这里，“未来”仿佛是一个“失去”的时间符号，一个故意被遗忘的时间语汇。与之相反的是，诗作中出现了大量片段性的时间点，“七点整”“九点半”“十点钟”“这时”“此刻”等成为频繁出现的时间标记，似乎诗人停留在了单个原子状的时间点上，失去了与未来的联系。这种斩断时间联系的漂浮性书写或许可以从韩东的表达中寻找其秘密：“我们是在完全无依靠的情况下面对诗歌和世界的，虽然在我们的身上投射着各种各样观念的光辉。但是我们不想、也不可能用这些观念去代替我们和世界（包括诗歌）的关系。”^①显然，观念的光辉与时间连续体内部的允诺有关，而韩东们正有意识地从连续性的时间迷狂中清醒过来，或者说，集体抛弃了“未来”允诺的他们不再迷恋未来乌托邦的观念光辉，而是将自我抛入这世界，以一种无依无靠的方式领悟生命中的此时此刻：

早晨六点，是海湾最宁静的时刻/我从大海迷路，并坚持/和立在沙滩上的鲸鱼们呆在一起（韩东《和鲸鱼们在一起的日子》）

又一次，在五点钟/灯还未亮的时候/我登上山冈，守望黎明/像多年以前，在母亲的子宫里/等着那只手，把我引领（于坚《守望黎明》）

作为经验体的单个的时间点成为诗歌中充满包孕性的一刻，诗人将这一刻膨胀，镌刻其情绪、领悟其秘密，以高密度的方式获取

^① 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

对自我存在的体认，也是在这一刻，时间与“我”融为一体，有如于坚诗中的“我”感受到了母亲子宫的引领，诗人逃离了未来指向下空洞的主体构造，而走向与个体血肉相连的此时此刻。可以说，从强调此刻始，第三代诗人普遍告别了线性时间而进入了存在历史主义的经验之流，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所概括的“在历史主义并不涉及线状的、进化论的或本原的历史，而是标明超越历史事件的经验”^①。

对此刻的注视扩充了时间点的内部意蕴，也有效改造了诗人的抒情姿态，第三代诗人们的身姿普遍从眺望转为凝视、从呼唤未来转为倾听现在、从抽象抒情转为具体描述、从线性的追索走向片刻的眷恋。如果说眺望未来的姿态是高蹈的、非现时的，那么凝视此刻的姿态是在地的，是主体与客体、个人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合二为一，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层面的物我的再度融入，它类似陈东东的“只能是我”所拥有的此刻体验：

此刻/此刻假如有一只大鸟/火红的大鸟假如这时候撞
进了车窗 /只能是我 我会喊出它的名字（陈东东《一江
渔火》）

这是“我”与“此时”此物的彼此铭刻与发现，它存在于诗人突破线性时间之流回至个人时间的某一刻，正是这一时刻的凝视让诗人越过常人的习焉不察，喊出“它的名字”；对时间点的关注不仅让诗人目光聚焦，发现“只能是我”才能拥有和融入之物，而且头颅开始变低并贴近大地万物进行倾听；当伫立于静夜某一时刻的韩东面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对一个被庸常所遮蔽的日常之物——杯子，他以倾听的方式领会了“这时”杯子所发生的具体声音及其包孕性意义：

这时，我听见杯子/一连串美妙的声音/单调而独立/最清醒的时刻/强大或微弱/城市，在它光明的核心/需要这样一些光芒/安放在桌上/需要一些投影/医好他们的创伤/水的波动，烟的飘散/他们习惯于夜晚的姿势/清新可爱、依然/是他们的本钱/依然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使他们度过纯洁的一生/真正的黑暗在远方吼叫/可杯子依然响起/清脆、激越/被握在手中（韩东《我听见杯子》）

这是个体深陷于其中的“这时”，一个远离了嘈杂外部而专注于倾听的时刻，倾听将“此在从这种充耳不闻其自身的迷失状态中带回来”，“去听常人之际而充耳不闻自身的它自己”。^①于存在主义式的听与被听中，杯子从日常性的迷失中浮现，成为自身，并与诗人的本心相融，成为诗人潜入自我与世界的共鸣之物。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具体的时刻，具象的杯子、杯子发出的物质性的声音，它们的形而下刺破了食指、北岛等诗作中的抽象抒情（在展望未来的奋笔疾书下，闪亮于朦胧诗中的星辰、太阳、鸽子等形象，多是失去日常细节与具象体验的象征性符号，它们共同构成了朦胧诗空洞而抽象的抒情体），及物性的描写成为对抽象抒情的一种反动，杯子作为诗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之物，是一个具体而剥落了象征意蕴的存在之物，它此刻的存在与诗人息息相关并内在于诗人生活，诗人对于它的抒情始终回旋于杯子这一具象而饱满的形态之内。

驻足于单个时间点上的诗人，仿佛漂泊于碎裂的冰块之上，时

^① 海德格尔著，陈嘉映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11页。

间链条在此失去了关联，诗人无暇眺望而沉溺为片刻的拥有者，其诗歌的外在症候便是因未来的陷落而回到日常，因时间链的切断而回到当下，诗歌与肉身由此血脉相连。第三代诗歌的这种抛弃未来、聚焦于此刻的时间诗学赋予抒情以坚实的重量与具体形式，不仅避免了共和国新诗那种普遍空洞与不及物的抒情陷阱，而且深度恢复了我们对于诗歌的感受，形成了一种既坚固又开放的诗歌文本。

二、消解与重构中的历史

抛弃“未来”的第三代诗人斩断了连续性的时间链条而专注于当下，这自然有着反意识形态的考量，但与此同时，当下并不是崭新的、空洞的当下，历史始终以一种还魂的方式必然地存在于当下之中。本雅明指出：“历史是结构的主体，它不是同类的、空洞的时间，而是充满了现在的时间……对于罗伯斯皮尔来说，古代罗马是充满现在的过去，是在历史的连续性中毁灭了现在的时间。”^① 同样，我们可以转而言之，当下不是同类的、空洞的时间，而是充满了历史的时间，历史与现实的无尽纠葛，使得历史成为第三代诗人无法背面不顾的对象，在如何处置历史与表述历史方面，第三代诗人发展了新的书写方向。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对历史的开掘与表述成为诗歌书写的热度，诸多诗人开始从历史寻根的角度来锤炼诗句，杨炼、江河式利用历史来抒发民族情绪、追溯文化辉煌的寻根式书写成为一时潮流，一哄而上的历史书写固然切合了甚嚣尘上的文化热，却始终存在拘

^①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的论题》，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 页。